

養和室白濁粉

英國無敵五淋聖藥完全除根出清新老危險淋濁梅毒
永無復發

每料大洋二角九分

主顧認明 前費商標註明 魏照老 牌字

總發行所 南京大慶里底

分售處 大馬路 四馬路 二馬路 五馬路 三馬路 一馬路

各烟紙號均有出售

一唯是也
日十二擇

新時 品飲食冷 點麵良改 吃小意隨
意如待招 子女麗美 點茶式西
號五一八二央中話電 號七廿百二西朝台舞大路馬三

也 是 唯 一 食 品 公 司
擇 二 十 日 正 式 開 幕

第 四馬路丹桂台隔壁 中南藥房

女科
專家
惠爾康
停經怕育
保證通經

如五個月之內外另用降生錠一枚裏
外兼治定能奏效神速(每錠十元)
保身如丸九粉丸內服外用培元明腎
固精髓之絕對聖藥每種每瓶一元能
防遺早洩則有生育用選孕丸效能
避毒避災節制生殖萬無流弊爲有史
以來罕有之選孕良藥每盒一元郵匯
加一郵票九五索寄附郵上海英租界

富牛斗上天

戲好關機彩燈排新

富牛斗上天

今 晚 開 演

■ 諦 妙 烟 戒 送 奉 ■

中醫湯子章、善戒鴉片、著有戒烟諦一書詳載戒烟妙方法、頗有心得、茲特印贈千部、函索附郵二分書明地址、寄至上海大通路培德里十號大常關報館、當即寄奉一册、空函無效、

馮少山題

本報第一集彙刊預約通告

本報第一集彙刊預約通告

截止定額全年計洋二元郵費在內
勿失之交臂愛閱本報者請速定

(漢笨)

軋妍頭軋着銀匠
掉包法離奇百出

本埠法租界某里。有王姓梳頭阿姐。風姿秀麗。身段婀娜。不知何故被院中之瞎大娘。梳此手段又好又快。近忽食言。謂非凡。各主顧均向其調笑云。你今辦得闊老。便叫合興答。豈知已辦得四十餘歲之銀匠。手藝精巧。凡各種首飾式樣。可以照樣打造。銅銀鼎。與真者相比。一時不能分辨。室內備有摹倣身材。該女即向旅館中覓梳頭生意。存梳理時。像象人家金飾形式。繫記胸中。嬌見其侍候週到。無不歡慰。該女回家後。各姊妹連夜趕製。次早施僞飾。往旅館應約。戲誑女客。被她服伺侍者。並不留心。遂大施其掉包手段。日外埠女客到上海來白相。住在客棧裏。頂多十半月就走。因此這種生意。永不敗露。日漸發財。弄到後來。他的胆子越弄越大。自信不煩非常。竟敢於胆在本地主顧人家。行此手段。近日虹口西華輪船某里趙姓婦有三錢重之金挖耳。嵌珍珠四粒。被她掉去。並不察破。一日胡氏早起。因有要事出門。追不得已。即自行梳洗。將挖耳拔下。仔細一看。發覺已非己物。道給梳頭掉包去了。急欲追問。轉念又沒證據。遂不動聲色。另另挖耳戴上。次晨梳頭女走來。忙代胡氏梳理。瞥見新挖耳。即故意從其梳理。拿挖耳仔細打量。早被胡氏窺破。暗嘻好笑。翌晨又來與胡氏梳頭。如法掉換。胡氏有心已久。見其掉換在手。即一把抓住。當場破獲。並從身上搜出僞冒貨色。大呼直夫。扭送捕房究辦。該女跪地哀求道。原物情願奉還。叩頭如搗蒜。胡氏道。下次不准入門。放你蛋蛋。梳頭女叩謝出門。驚魂方定。飛奔而去。忠告用梳頭娘。其各慎識。

口小小黑幕(奔波人)

日前鄙人因事出外。途經奇雲嶺。忽見有一形似鄉人。衣服襤褸的貧漢。趨至一瞎丐之前。將丐着地上之錢。奪之而去。丐者則狂呼大叫。奈地處荒僻。又無警察。徒負負。無奈垂頭喪氣。乃追痛哭。鄙人見狀可憫。遂給以小洋四角。丐者辭謝而去。不數日。在途又見同樣之事。始恍然大悟。蓋此貧漢與丐者。相約設下圈套。專以騙過往行人之錢。故也。愚惡此惡習。奇事百出。真令人獨不勝獨也。

我國。我尚有要事。刻因便道過此。故作一偵探身。明日妹當速歸於某處。姊偕邵君來作竟日之談可也。言訖。忽忽出。女聞吳曰。孰以松社時之同學。家資頗富。今以母女均維博興其資之年矣。明日之約。情不可却也。汝二人赴女約。許女心頗鍾情於吳。吳思一箭雙雕。遂大施其吊膀手段。竟置女於不顧。女心大恚。不敢而告師寓後。實與兄吳思遷。寡情薄倖。並誣証許女無恥奪人所致。終夜曉曉不已。次晨。許女又至。時二女高臥未起。許女竟揭幃視女曰。今日我購得一便宜首飾。價值在五十元以上。而妹以三千金得與之締定。惟今日手中殊不及張羅此款。姊妹所帶幾何。不識能借我以充數否。女冷笑曰。行旅中安有如許資金。供人購便宜物耶。許女急曰。妹如不信。妹當以所購物。先抵之於姊妹。三數日後即當贖回也。其時吳亦起牀。欲討好於許。亦代為許辯慮。女終不諒。許怒。不辭而去。吳懼其一去不來。謂女曰。卿太不憐惜三千金於人。而於五千金之物猶輕我輩。來贖既可全同學之情。不來其物終歸於我。一舉兩得。笑不爲惱。女曰。正爲汝昨日之事恨我。我豈不思及此。今我得見至許爲親視之。其物如果便宜者。當聽從汝言。而玉成之。造化裝換衣而出。約二時許。女偕許友同歸。後日隨一男子。女面有得意之色。謂吳曰。已贖得矣。汝今且爲許妹將黑頭先生手銀號收帳。汝三人即乘我歸來時之汽車同往可也。語畢。卽出一千元之票付許女。許復親交吳曰。放煩姊友爲妹一行。日傍定常聞報也。吳樂不可支。納票於懷。即偕兩人登車而往。以此抵銀號。吳適來者。出票簽字兌銀。司事者察良久。即招待二人入一小室。並喚二學生伴之曰。諸君等暫待。吾於電話喚經理來即可免帳。應李小時許。忽警察數人圍之。人曰。汝等此票由何處得來。吳曰從上海某銀行轉劃而來。貴號豈有不知。司事曰。此係拘物乎。吳曰然。司事聞聲大驚。問者亦呆若木雞。轉法庭。就說這道理前住訴也。吳大驚。同來者亦呆若木雞。向司事聲辯。我係本城某珠號之店夥。九人之家屬。向敝號購三號之貨物。遵經理之命。隨此人來貴號領銀。警長即以電話詢某號。答覆無批。經長問店夥曰。然則汝就亦受欺矣。汝疑無罪。寧亦不能脫汝行。因即命警士四人押他二人。卽已滿積莫異。於送下吳於囹圄。此今年二月中華。亦拆白黨之報應也。